

數位時代的 影片分析

齊隆壬 · 著

F i l m
A n a l y s i s
i n t h e
D i g i t a l
A g e

五南出版



數位時代的 影片分析

Film Analysis in the Digital Age

齊隆壬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數位時代的影片分析／齊隆壬著．——初版．

——臺北市：五南，20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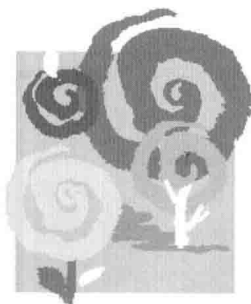
面；公分

ISBN 978-957-11-8315-2（平裝）

1. 電影理論 2. 數位科技

987.01

104017534



1ZEX

數位時代的影片分析

作 者 — 齊隆壬 (487)

發行人 — 楊榮川

總編輯 — 王翠華

主 編 — 陳念祖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林勝安律師事務所 林勝安律師

出版日期 2015年10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50元

序言

上個世紀中肇因電腦和網際網路的出現，導致和加速了數位時代的來臨。數位化帶來人類社會、文化、傳播、通訊、科技等的變革，影響擴及人類日常生活的領域，且形成相互連結和關聯的數位時代。面對新的時代，人類要如何因應？各個學門會產生如何變化？這是這幾年所有不同領域的人所欲研究和解答的問題。1996年「倫敦小組」沿著韓禮德（M.A.K. 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和社會符號學脈絡，率先勾勒出一種新的識讀教育設計藍圖，期望透過：語言、視覺、聽覺、姿勢、空間等多模態的設計學習，替代傳統口語和書寫的固定學習和教育方式，這是最先因應數位時代到來所提出的方案，時至今日，此一方案有大部分被現代數位教育和學習所接納。

在此數位新時代語境下，克雷斯和范勒文（Gunther Kress & Theo Van Leeuwen）於1996年出版《閱讀影像：視覺設計語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一書，同樣根源於韓禮德社會符號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並提出上述研究概念，把語言研究導向視覺研究，至此多模態研究展開自身領域的進展，透過多年的努力和開發論題，現已成為一獨立學門。

此種研究融合了社會符號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如：模態、符號資源、多模態文本和系統網絡等，以符合數位研究潮流。電影影片因其形態關係，被視為多模態文本，概因影片由言語、姿勢、凝視、音樂、效果音、圖文、動畫等多種元素所組成。雖然期間有不少觸及影片分析的論著，但顯然都如本著作內文所陳，都不是那麼完整和專注。2012年約翰·貝特曼和卡爾－韓里希·施米特（John A. Bateman & Karl-Heinrich Schmidt）合著《多模態影片分析：影片如何意義》（*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How Films Mean*），以及2014年雅尼娜·維爾德福爾（Janina

Wildfeuer) 所著《影片話語解釋：趨向一多模態影片分析新典範》(*Film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專書出版之後，新世紀的影片分析才得以正式揭開序幕。

本著作即以此一新興的多模態影片分析為論題，希望能解釋其語境和發展進程，並企圖對此一新興影片分析提出一分析框架，也就是儘量避免一般在此領域過於抽象或邏輯的運用，而提議使用多模態「系統網絡」分析法，以建立分析對象的相應圖式 (schema)，「圖式」概念來自認知科學、認知語義學和認知電影符號學，是一種認知和概念的框架，能組織心智經驗和想像，以及描述對象的結構和關係，運用目的在能和「系統網絡」參照，以分析對象的聚合關係，而非組合關係，即突顯由影片垂直軸的聚合關係去審視影片水平軸的組合問題，並以此「系統網絡」圖式描述分析對象的系統結構和關係，以及探究影片文本的互文性和意義製造問題。此一方法論的提出，我相信不僅能有助於頂影片分析的進行和操作，並能為上個世紀經典時期的影片分析帶來新的議題和研究動能。

如果從電影研究的觀點來看，上個世紀中期電影發軔的現代理論，到這個世紀的電影理論研究領域，可藉著下述貝特曼和施米特所描繪的圖表 (如圖0-0-1) 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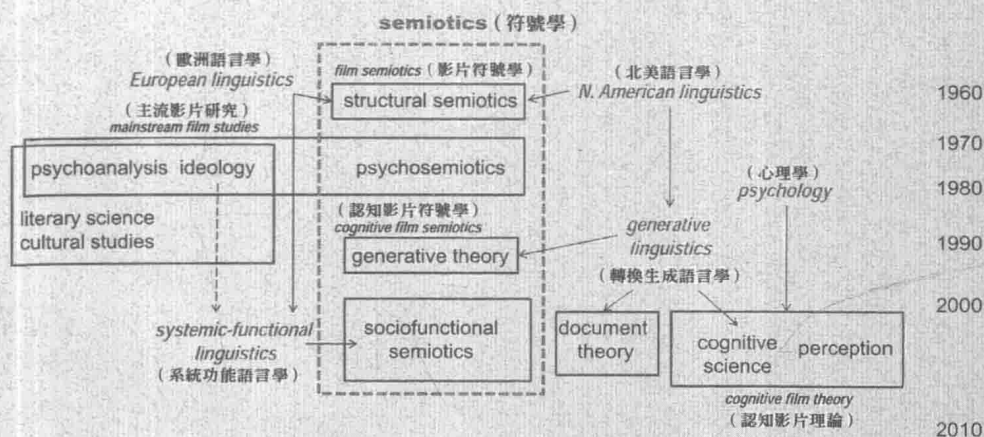


圖0-0-1 1960-2010電影理論脈絡圖表 (Bateman & Schmidt, 2012: 23)

貝特曼的圖表為我們揭示了進入21世紀數位電影研究的兩種取向，一是北美由心理學和轉換生成語言學影響下的電影認知理論研究，其理論主要融合了認知科學和感覺心理學，沿著鮑德威爾 (David Bordwell, 1985, 1989) 的建構心理學和其與卡羅爾 (David Bordwell & Noël Carroll, 1996；麥永雄，柏敬澤等譯，2000) 兩人所提出的中階研究方向，併除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等研究方式；另一則是以社會符號學和系統功能語言學為理論基礎的影片研究和分析，並被視為符號學研究的一支。本著作即在此一新興研究脈絡下，挖掘是項研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並試圖從最基本的電影概念和認知圖式出發，檢視其效果和功能，此種入徑和取向，我認為是一種對電影符號資源的認知行動與框架，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電影對象的意義製造和生產過程。

因此，本著作章節的區分，即在此一認知框架下推展，首先介紹多模態研究發展進程，以及此種影片分析現況，進而以「系統網絡」圖式分析法分析侯孝賢《戲夢人生》(1993) 影片開場，以論證是項方法論的適切

性。接著，再以同樣分析法，分別對電影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鏡頭」、「空間」、「構圖」和「蒙太奇」等概念，提出此種影片研究和分析的相應圖式和論點，企圖通過此一初步和基礎性的論述，能對此一21世紀新興影片分析的推介有所幫助。取材內容亦涵蓋電影默片、古典、現代和後現代等時期。

寫作期間感謝我的家人的包容和協助，也要感謝世新大學師長、同事，以及張漢良、周樹華、陳傳興、劉永皓等教授，以及博士生黃勻祺、李明宇長期的關心，還要感謝廣電碩士研究助理陳東輝、吳崇文、李湘郡和胡尹姍、林敬祥的幫忙整理資料、圖文排版等工作，還有碩士生劉喜瑄、郭旻鑫、吳佩諭、馮以蘋、楊承學、連弘宇等在課堂的互動和討論。另外感謝邱復生、張華坤、廖慶松、石雋、蕭明達等先進，以及財團法人胡金銓導演文化藝術基金會和國家電影中心，還感謝五南圖書陳念祖副總編輯、李敬華編輯、系辦公室助教們和龍鑫影印張耀中夫婦，與所有在寫作期間關心和幫助過的人，使得本書得以完成。

齊隆壬

2015年作於電影誕生120週年

臺北翠谷

目 錄



contents

序言 (Preface)

第一章 導論 (Introduction) —001

第一節 多模態研究趨向與新入徑—001

第二節 多模態研究和分析—009

第三節 多模態工具箱新概念—018

第二章 多模態影片分析 (Multimodal Film Analysis) —025

第一節 多模態影片分析發展進程—025

第二節 多模態影片分析建構—037

第三節 多模態影片分析：以侯孝賢導演《戲夢人生》 (1993) 為例—046

第三章 鏡頭 (Shot) —067

第一節 鏡框—鏡頭—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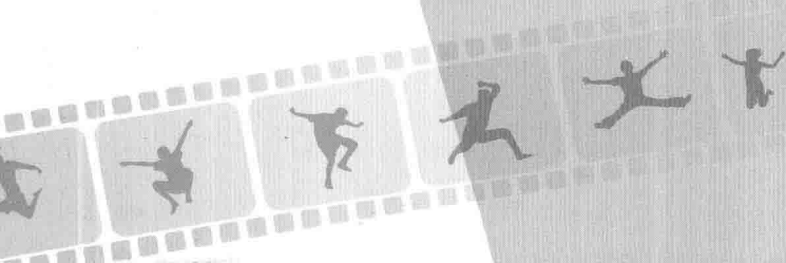
第二節 大小範圍—073

第三節 分鏡—080

第四章 空間 (Space) —087

第一節 內空間—088

第二節 外空間—098



目
錄

c o n t e n t s



第五章 構圖 (Composition) —111

第一節 水平—垂直—112

第二節 景深—126

第三節 中心—邊緣—136

第六章 蒙太奇 (Montage) —155

第一節 平行蒙太奇—158

第二節 吸引力蒙太奇—169

第三節 垂直蒙太奇—176

第七章 結論 (Conclusion) —189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93

人名、片名索引 (Index) —203





第1章 導 論

第一節 多模態研究趨向與新入徑

進入數位時代，電腦與網路使用的普及化，使得學習和教育發生深層的改變，傳統文字書寫的教育方式受到嚴重挑戰，概因視覺影像和聲音多媒元素已普遍進入社會生活語境，此種新的素養和學習開始受到關注。面對新科技數位化和多媒體的衝擊，由一多元、國際學術識讀團體「新倫敦小組」（The New London Group：Courtney Cazden, Bill Cope, Norman Fairclough, Jim Gee, Marry Kalantzis, Gunther Kress, Allan Luke），率先研究此種現象，並於1966年共同發表〈一種多元識讀教育：設計社會的未來〉（“A Pedagogy of Mu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專文，以為回應。此小組深切體會時代巨變，沿著系統功能語言學脈絡，建議以「設計」（design）新概念替代傳統、固定的學習和教育方式，主張「設計」是有關意義製造的過程，並把「設計」分為六個組合元素：「語言」（linguistics）、「視覺」（visual）、「聽覺」（audio）、「姿勢」（gestural）、「空間」（spatial）和「多模態」（multimodal），前五者為核心內的意義模態，並由最外圍的「多模態」統合，換言之，新時代的教育和識讀是關乎此六種元素的運用和組合。新倫敦小組的卡蘭奇斯（Mary Kalantzis）和柯普（Bill Cope）兩人於2012年嘗試做一圖表，描繪此一新現象，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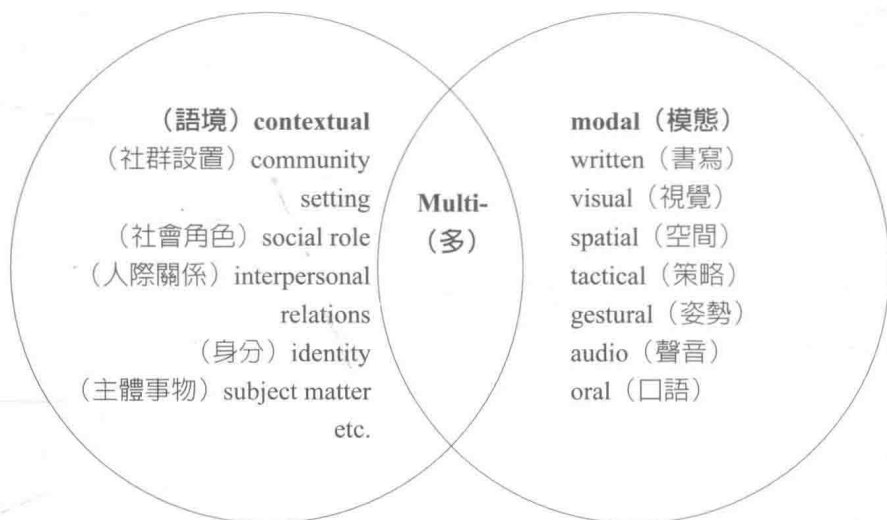


圖1-1-1 兩種多模態圖 (Kalantzis & Cope, 2012: 2)

此種「多模態」論點的提出影響日大，是項研究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背景下，因時代所趨和理論特色逐漸由幕後走向前臺，在日後的發展中，「多模態」研究不僅包括了前述元素（語言、視覺、聽覺、姿勢、空間等），還把「設計」概念納入其中討論，而成為與新時代「創意」同樣重要的核心觀念。語言文字不再是傳統學習中唯一和主要的模態（mode），當文字走向影像，紙頁走向螢幕，此種以電腦或攜帶移動式數碼載具（手機、平板電腦、手錶等）為基礎的生活語境，已成為我們眼下不可擋之趨勢，而多模態元素和現象必然也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不面對的現實。

毫無疑問，電影影片從傳統膠片到數字影片的轉變，仍然都是以「多模態」文本的型態出現，除了包括前述的語言、視覺、聽覺、姿勢、空間等元素外，影片還包括：影像、圖文、言語、動畫、音樂、效果音和環境音等多模態的運用。電影藉著新媒體屏幕和視頻的強力覆蓋和發展下，必然也成為

「多模態」研究的適合對象。在電影製作和生產中，導演在不同時代也已分別表現出對此種現象的關注，從維爾托夫（Dziga Vertov）默片時代的《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 1929）影片中的膠片訊號，到賈樟柯的《世界》（2004）中所顯示的動畫和手機訊號，再到高達（Jean-Luc Godard）的3D電影《再見語言》（*Adieu au Langage*, 2014）中，人手翻書和滑手機的相較行為，皆一再顯示此一時代語境的新舊變革，以及影片文本所包括不同的新舊模態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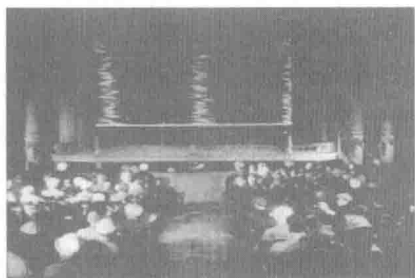


圖1-1-2 《持攝影機的人》：膠片訊號



圖1-1-3 《世界》：手機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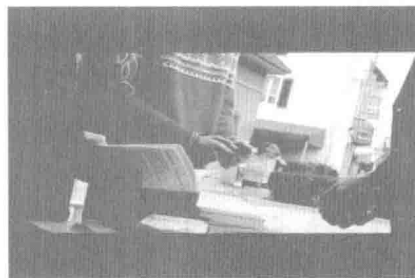


圖1-1-4 《再見語言》：新舊科技2D、3D對比畫面

當高達要和他一向依靠和創作的語言模態說再見，當新科技新模態不斷地和快速地向我們湧現，人類如何面對和回應此一時代變革，成為所有學科

主要關切的問題，而多模態研究即在此一範疇，率先提出回應方案，因此才顯得重要和具有價值。電影至今已完全進入數位化時代，本書即在此一數位語境下，嘗試論明此一新興的理論研究和方法論，以及概述近年此一新興影片分析的發展進程和狀況，期望透過此一初階的探究和案例分析，能對這一新世紀所產生的電影理論研究和方法論，提出一些個人意見和回應一些研究問題，以作為日後有意深入研究之參考。

一、社會符號學 (Social Semiotic) 和系統功能語言學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韓禮德 (M.A.K. Halliday) 出生於1925年英格蘭約克郡里茲，為英國籍的澳大利亞語言學家。大學主修漢語語言文學，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學師從羅常培學習古漢語，1949年至1950年至嶺南大學追隨王力學習現代漢語。一般認為，他通過漢語特有的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認知語言現象和模態並非單一和規則化，進而融會倫敦學派其師弗斯 (J. R. Firth) 的社會語境思想，以及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布拉格功能學派、哥本哈根語言學派葉爾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等語言論，而創建「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他提出「語言作為社會符號學」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立論，並以此為書名闡釋其說 (Halliday: 1978)。「系統功能語言學」與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的「轉換生成語法」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或譯：「變形衍生語法」)，同為20世紀自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以後，最重要的語言學派。

1988年，羅伯特·霍奇 (Robert Hodge) 和岡瑟·克雷斯 (Gunter Kress) 兩人合著《社會符號學》 (Social Semiotics)，從索緒爾對符號學的側面進入，「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 (索緒爾，高名凱譯，2003: 38)，著重社會生活中的符號研究，並融合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析，把文化、社會和政治納入其範圍討論，兩人主張：「社會符號學視

所有符號行動和過程為社會行動和過程」(122)。接著范勒文(Theo Van Leeuwen)出版《社會符號學導論》(*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2005)一書,主張社會符號學並不是「純」(pure)理論,而是一個探究的形式,它不提供現成答案,它提供規範問題的想法,和尋求答案的方式。社會符號學是一種在特定社會情境和語境下的一種實踐和探究方式,主要在觀察、分析和發現豐富和複雜的意義生產狀態,范勒文仍是沿著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三種功能,認為所有符號系統都符合此三種功能,並且可以在視覺傳播的多模態研究中論明。

1994年,奧圖(Michael O'Toole)最早在《展示藝術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運用系統功能語言學家韓禮德(Halliday: 1978, 1985)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研究視覺的多模態現象,討論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接著克雷斯和范勒文(Kress & Van Leeuwen, 1996),合作出版《閱讀影像:視覺設計語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一書,討論視覺傳播與再現問題,開啓多模態研究從文字轉向視覺影像的里程碑,兩人同樣以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和社會符號學為依據,由語言領域轉至視覺領域的研討,並參考和轉用韓禮德提出的語義三種純理功能或後設功能(metafunction),又被稱為語義系統的功能成分:「概念」、「人際」和「文本」(大陸系統功能語言學界譯為:「語篇」;電影社群則通譯為:「文本」)如下圖(1978: 128):



圖1-1-5 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義三後設功能

韓禮德是在語義系統下討論語言的三種功能，此語義系統包含五種功能成分（functional components）：「概念」、「經驗」、「邏輯」、「人際」和「文本」。其內涵如下：

- 概念功能：說話者表達自身對外在和內在世界的思想、情感等，為一觀察功能。
- 經驗功能：說話者表達自身對外在和內在世界的經驗，為內容功能。
- 邏輯功能：在語言系統中是以「併列」（Parataxis）、「從屬」（Hypotaxis）形式表徵。
- 人際功能：說話者表達自身在情境中和參與者之間關係，為一介入功能。
- 文本功能：說話者的文本形成的潛在性，表達操作演示的關聯，為關聯功能。

奧圖（O'Toole, 1994）依照視覺藝術的特性，把韓禮德的語義三功能改寫為：「再現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情態功能」（Modal function）和「構圖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克雷斯和范勒文（1996）兩人同樣因視覺領域而改寫韓禮德三種功能為：

- 再現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 互動功能（Interactive function）
- 構圖功能（Compositional function）

我以為此種對三種功能的改寫，其內涵未超過韓禮德的功能理論，又能兼顧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源頭，還能開創和延伸至新領域的研究，此種作法日後被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廣泛採用，作為對三種功能的轉換應用。

在韓禮德那裡，「概念」、「人際」和「文本」視為整體討論，三者不可分割。而「語義系統，是一個意義潛在性的網絡（The semantic system is a network of meaning potential.）」（1978: 40）。這個網絡由相關的系統集合所組成。一個系統對他而言是一個選項集合（a set of options），一個可能性的集合。在此脈絡下，與我們最相關的文本功能，對韓禮德而言，即是：「一個文本是一個語義單位（semantic unit）；它是語義過程的基本單位」（1978: 109）。他認為「文本作為一社會符號的過程」（1978: 139），此種文本的概念，非常接近葉爾姆斯列夫的文本與過程相關的概念（1969: 39-40）。文本即是意義，意義又是選擇，而選擇是處於聚合關係的語境（paradigmatic-environment）內，故文本為一語義選擇的連續過程，因此只有在系統內，我們才能看到文本面向。一個文本是三種語義系統功能（概念、人際和文本）的產品，它是一個多聲道的組合，是意義潛在的實現。

此外，多模態研究亦包含韓禮德的社會符號觀念，著重社會語境和意義的關聯，突顯語義系統的研究而非內部結構性的研究，這是社會符號動態研究與經典結構主義符號靜態研究的最大不同。可以下圖表示其核心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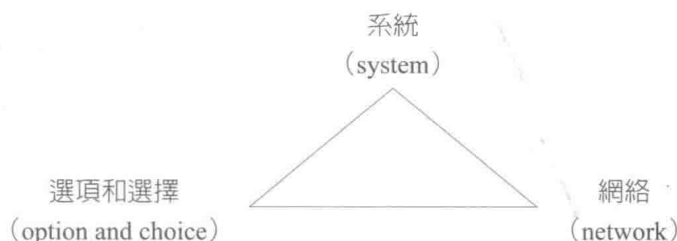


圖1-1-6 系統功能語言學核心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系統理論是一個意義作為選擇的理論，藉此，一個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被解釋為連鎖選項的網絡：非此，即彼，或其他。」（Halliday, 1994:

xiv) 因此，一個系統的語法 (grammar) 不是組合關係 (syntagmatic)，而是聚合關係 (paradigmatic)。韓禮德主張在研究語言和社會系統時，把語言解釋為：「並不是一個規則的集合，而是一個資源 (resource)。」(1978: 192)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社會系統，其意義製造是人透過一特定社會語境的互動產生。在語言中，語法與語義的關聯是自然的，而非任意的，而系統功能語言學是把語法置於語義中討論，兩者關係是靠實現 (realization) 體現，如對意義的編碼。意義的潛在性即是語言的特性 (1994: xix-xx)。

換言之，語言的語法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固定規則，而是屬於社會互動中，意義的潛在性 (meaning potential) 或可能性資源，並受到特定歷史、社會和文化規範，亦即受到我們所說的「約定俗成」的約制。系統功能語言學看重的是語言外部的社會語境 (social context)，以及語言內部的系統網絡 (system network)，經由系統網絡的選項和選擇操作，可以提供語言可能的意義潛在性。

「當人們要表達一定意義時，便要在系統網絡中進行有目的的選擇。換言之，當某個項目被選定時，意味著某種要表達的語義已被選擇。在這個基礎上，選擇就是意義 (Meaning)。」(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著，2008: 56) 相對於臺灣，韓禮德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在中國大陸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影響更大，為語言學研究中的主要學派，而在系統功能語言學脈絡下的多模態研究，也最先由李戰子 (2003)、胡壯麟 (2007)、朱永生 (2007)、張德祿 (2009) 等人提倡，很快也成為該語言學派的一主要研究項目和課題，主要關注在基礎理論和其視覺圖像之應用方面。或許因學術領域關係，學術界相對較少對電影多模態研究作專門討論。本著作另一目的即希望拋磚引玉，期以透過對影片多模態研究，嘗試補充和開發此一研究領域面向，進而促進此一影片研究趨向。